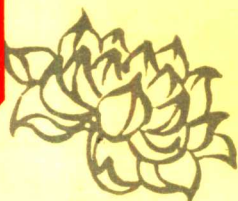


雪莲文学系列丛书

之三十二

# 遥遥天国路

肖千田



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

· 雪莲文学系列丛书 ·

# 遥遥天国路

(报告文学集)

肖 干 田

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

登记证号：(川) 018 号

遥遥天国路

肖千田

•  
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 
(四川 成都九里堤)  
仁寿县印刷厂印刷

•  
开本：787×1092 132 印张：3.25  
字数：64 千字 印数：1—1000  
1991年11月第1版 1991年11月第1次印刷  
ISBN7-81022-295-3/I·028  
定价：1.60

## 作者简介

肖于田，报告文学作家。1977年元月毕业于南京航空学院飞机设计系，大学毕业后志愿到西藏工作。生活道路略影：10岁偷公共食堂的红薯，被人撞上泥墙。20岁在军营。30岁在华东师大数学系进修。37岁作脑手术。40岁梦想捕捉文学的彩蝶。今年41岁，人生又重新开始。已经写出各种文学手稿上百万字，发表报告文学、散文、文学评论作品20余万字，报告文学《深谷在呼唤》曾被《作品与争鸣》转载刊首，另有两篇特写在西藏获奖。现为作家协会西藏分会会员，雪莲文学丛书编辑部特约记者。

# 序

·叶玉林·

我读肖千田同志的《遥遥天国路》，跟相识或刚结识的朋友一起，走着他们所选定的道路，边走边唠，主要从细微刻画出的行动里，领会他们的风采，触及他们隐秘心灵的跳动，体验着人生的种种，分享西藏高原藏汉儿女奋发开拓的欢乐和痛苦。这实在是一件有益而有趣的事。

这书里叙述的十几位主角，按其社会身份，有学者、干部、养路工、学生、社会青年等等，他们都是普通劳动者，都有着瑰丽的人生理想。这理想被赋予形象的称呼，如“天国”、“香巴拉”，“心里的布达拉”，而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均成为他们各自认定的人生追求的目标，同时提高国家和民族素质和境况又是他们的共同心愿。因之，在他们普通的日常生活或一言一笑里，渗透和闪烁着崇高理想的光焰，使他们的言行乃至周围景象，散发出清新芬芳的抒情诗意，使人人为之心驰神往，为之感动。

带着感情把人写活是这本书的特色。作者不仅写了人们“做什么”，而且刻画了人们“怎么做”。

换句话说，它形象真实具体而细微地描绘出五光十色的人生道路，因之这又是一本描写“人之路”的报告文学集。

这是一条艰险、崎岖的道路。它从历史的洪流里伸展来，穿过冰山雪地，跨过冰川、泥石流、湍湍江河；暴风骤雨乃至天翻地覆，往往要从没有人跨过的刺巴丛里踩出条路来，要用苦汗精血，浇开荒路之花，燃起生命之火。正是如此，在主角眼里或作者笔下，这条路也就显得曲折而神奇，艰险而珍贵，荒芜而美丽。就在那万古荒芜的刺巴丛中，也开出了美丽的刺巴花。

“这花，冬天一来，叶子都落光了，可春天一到，又长叶又开花，别看它丑，浅蓝浅蓝的色彩，还带着又尖又硬的刺，养花人家的窗台上上见不到它。但是，它自己看中自己，照样开放，照样生长。”（《路》）

这是写花，写路，写人。这是素描，又是象征，既平常又尊贵，既朴实又美丽，内涵掘到更深的层次，在实景之外又蕴藏有无穷的意境。

路的艰险美妙，衬托出人的坚毅美丽，透入人的灵魂深层。有的人物，一生就是以自己的血汗乃至生命，为别人修筑康庄大道（《深谷在呼唤》）；有的人物，在险路中途倒下，却仍怀着“天国”的梦想，为后人砌起铺路石（《遥遥天国路》）；有的人物，经过艰苦的攀登，占领了一个高峰，接着又向更高的高峰登攀（《白螺号的回声》）。所有

的人物，在攀登的征途中，都表现了英勇顽强、百折不挠的气概。

“鹰以蓝天为家，心才那么宽广。它总是在飞，折断翅膀也不后悔。”（《雪山之鹰》）

这是不屈的追求，一种人格，一种精神。只有不畏艰险的鹰，才能携带诗情高唱凯歌直飞云霄。这也是鹰的力量和美的魅力所在吧。

于是，平凡的人开辟并照亮了艰险的路；人凭着他的造物显得高大；艰险的路载着人留下的脚印，开出鲜花，点燃火炬，显得光明美丽。这是人用心灵之火点燃的火炎，就象丹柯一样，挖出自己的心来高高捧起，化为不灭的火炬，为通向理想之域的人们指明前程。

这样，人和路、性格和环境、现实和历史、叙述和抒情、客观描摹和比喻象征等等，就如水乳交融地统一起来。这本报告文学集，在写实的基础上，获得英雄赞歌的气氛，达到了从生活到艺术的升华。

“风格即人格”。以真实为生命的报告文学作品，渗透着作者的意念和感情；最客观忠实的叙述背后，总有个不露面的隐藏作者。我以为，肖干田在深入生活后蘸着心血写出的这本书里，也显现了肖干田的影子和形象。有关肖干田的情况，已有简略介绍。我要说的是：他原本学理科该去造飞机却又改行从文，原本该住内地大城市偏又自愿来到西藏边疆；当他深入生活或撰写一篇篇作品的时候，

大脑正经受着肿瘤的压迫。他却仍然执著地住在日光城里，精神饱满地生活着，扎扎实实地去捕捉“文学的彩蝶”。他本人就是在燃烧的刺巴路上努力奋进的人呵！

1991年6月17日拉萨

---

叶玉林，西藏自治区作家协会主席。

# 目 录

## 序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深谷在呼唤.....     | (1)  |
| 遥遥天国路.....     | (17) |
| 雪山之鹰.....      | (22) |
| 雪域冰魂.....      | (47) |
| 白螺号的回声.....    | (64) |
| 黑颈鹤啊，请慢慢飞..... | (89) |

# 深谷在呼唤

太阳啊，山高林密的深谷向你呼唤。

——代题记

## 一、特大泥石流滚滚而来，山崩地裂，无可阻挡，可是它在青年群体面前却步了

一九八五年六月十八日。上午九时许。川藏公路培龙地段。山岳崩裂的一阵阵巨响。皑皑雪山之上，古老冰川之中，腾起一条硕大无比的蛟龙。它龇牙咧嘴，腾云驾雾，从海拔五千余米的高山冰湖直扑落差三千米的培龙沟。作恶九公里，毁山毁林，毁路毁桥，川藏线咽喉地段，被滚滚而下的巨石突然阻塞。它喷吐的沙石，堵住江流，形成一个八公里长的高山湖泊，速涨的湖水，上升十层楼高，八十台过往车辆，瞬即沉没在湖水里。满载着高原建设急需的物资材料被淹没了，源源不断前来支边的科学家、技术员、大学生们被阻在路途，西南运输大动脉突然断流了，死一般的静寂笼罩着培龙沟。泥石流河床上，成百上千吨的石头沉重地压在筑路工人的心头。

同年十月十九日，通麦机械化养路队，拉萨市

公路维护队，八一公路养护段，对外工程承包队，一支以青年筑路工人为主体的千人筑路大军，开进培龙沟，向冰川泥石流展开一场英勇无畏的斗争。

工地上，千军万马战犹酣。我们的女炮手冲锋陷阵，表现得沉着勇敢。

小路通幽谷。下边接着摇摇晃动的木梯，有数十级长，号称天梯。一对从拉萨赶往通麦奔丧的夫妇，千里之遥来到培龙沟，就剩十几公里到家了，这天梯晃在半空，稍不小心，摔下去就会掉进谷底，夫妇俩可能有高山性心脏病，坐在天梯旁一把鼻涕一把泪，哭了好久，只得退回拉萨去了。

这个十九岁的穿牛仔褲的姑娘，却哼着歌儿，在天梯上爬上爬下，到深谷的波斗藏布江里舀来甘露，为嘴唇干裂的民工解渴。她怎么啦？吃了豹子胆？

不不，她自小就这么过来的。打弹弓，爬围墙，象个男娃娃。有一回，她上树梢掏鸟窝，风吹得树枝来回晃，阿妈在一旁腿发抖，可她抓着鸟儿，轻猿着地，叫着笑着向阿妈报喜。“永红！”阿妈把她搂在怀里，声音都发颤了。

来到抢修工地，眼见男炮手们抱着炸药炸崖子，炸挡道的石头，神气活现，掏惯了鸟窝的永红该会怎么想？

点炮时间到了，男炮手进入炮区。高永红也吧嗒着香烟，不慌不忙往炮区走。男青年炮手拚命摆手，她佯装不见。一炮，两炮，点得导火索滋滋响

了，她才往石头后躲。过了一阵不见响，她又从大石头后探出头来看究竟。“咣！”响了，“咣！咣！！”又响了，漫天石雨，如同天女撒花，纷纷扬扬地从半空中落下来，溅在大石头上，冒着暗红色的火花。有一块击中女工班的餐具塑料袋，把瓷碗砸得哗哗响，这时候，她正摇着伙伴的肩膀，“格格格”笑着呢。

女娃娃干活这样玩命，小伙子们哪肯示弱？藏族青年高原就是最不服气的一个。

那天，维护队在象鼻崖轰下两颗小帐篷大小的石头，毛路是炸出来了，可是五十余米长的安全绳被冲击波掀上了崖顶。谁上去把它掀下来？没有它，钻炮眼的人没法到绝壁上方施工哩。“我去。”高原斜了女炮手一眼，向分队长应了声。他将额发往安全帽里一撩，“呸呸”往手心里吐两口唾沫，搓搓手，一个玩猴上树，抓住另一根安全绳一捋一捋爬上去。爬呀爬，气喘吁吁；爬呀爬，手脚酸软，他不自觉地停在半空中了。往上看，离崖顶还有二十多米高，往下瞅，深谷里波涛翻着白浪，令人头昏目眩。恰在这时，头顶上落下一溜碎石，他赶紧闭上双眼紧贴石壁，任石头把安全帽砸得叮当叮当响。

在这惊险的时刻他想起另一个惊险场面。

一九八四年十一月里的一天，高原喝了不少酒，他把汽车开得呜呜叫。开到林周县境内一个平地里，他的酒突然醒了——吓醒的——车翻了！满

满的一车建筑材料，歪胳膊断脊梁地躺在地上瞅着他。他懵了，瞪着翻了个的车，摸摸自己圆滚滚的脑袋，还好，没砸破……回到队里，听候处分吧，罚款一千四百元，停车一年。周围投来异样的眼光，领导火，家长骂，长到二十二岁，还没这么灰过。

“我发誓不喝酒了。”他捏紧拳头擂桌子，好象饭桌劝他喝酒似的。钱，高原不在乎，藏谚说得好，“只要人在，总会有钱”。关键是，顶个脑袋做人，该懂得怎么做，当驾驶员不能开车多难受，“我一定要夺回驾驶证！”他象一头发怒的小牦牛，两眼瞪得滚圆，使人害怕……

一想到往事，高原突然爆发出一股牛劲，三攀两捋，一下子到了崖顶，安全绳揪下来了。

青年筑路工人们在这里不畏艰险，日夜奋战，连他们的下一代也跟着饱尝了风险，达娃次仁的儿子就是其中之一。

“格桑达娃，呷——呷！”上工地的汽车开动了，达娃次仁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向儿子做飞吻。

他爱人是工地炊事员，在中午也见不到阳光的山谷里做饭；他的儿子，三岁的格达更忙，每天在帐篷丛间选择空地，建造自己的小房子。

妈妈上山拾干柴去了，格达的小房子也造好了，头上冒汗，嘴里冒烟。进帐篷找水喝，没有，水在山洞里流得哗哗响，格达在岸边望着，喝着。算了，干脆找糖果吃。翻开画红十字的小箱

箱，哟，里边糖果真多，抓一把，盖上，别让阿姨看见了，到外边吃去。一颗、二颗……格达不知吃的是“崩海拉敏”，怎么？帐篷摇晃起来了，好黑哟！小格达昏过去了，小脚小手一个劲地抽搐着。下班的人们发现了，一个个急得叫喊，达娃次仁两口子搂着儿子直抹泪。

维护队领导立即派小车送孩子去八一医院治疗。达娃次仁的汉族妻子央求他一起上医院，遇上急事，男人在身边好商量。

“维护队在绝壁地段开路，架三座钢架桥，八十天期限。你说我能离开工地么？”

黄金花撅着小嘴，骂丈夫没良心。

两天后，她自己却也回到了工地。

“格达好了？”达娃次仁注视着妻子的眼睛，黄金花却把身子转过去，他心里猛然吃惊。

“托释迦牟尼的福，格达会说话了。”黄金花故意急急他，“你的心长在别人胸膛里，自己的胸膛里，安的个铁疙瘩！”

她在把达娃次仁救夏立妹的命，拿来与孩子病危时的表现作比较呢。

一九八〇年三月，发桃花水的时节。维护队正在拉月大壩方附近整修公路。这天中午，大家都在吃饭，忽听得东久河畔传来“救命！”的呼喊声。达娃次仁把饭碗一扔，飞也似地朝喊声传来的下游跑去，原来小夏洗碗时踩着苔石，落水了。她是个旱鸭子，在水里不知所措，任凭激流卷着走。达娃次

仁一口气跑下六七百米，才赶在小夏的前头扑入水中，抓住了她的手。前边不远处便是瀑布，下方是深涧，情况危急。达娃次仁真想一下子把小夏拖上岸来，谁知水流湍急，人力难支，二人又被水冲往下方。他奋力拖住小夏，顶力往上游，上一步退两步，危急，危急！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金珠玛米的小车驶过拉月地段，驾驶员一个急刹车，从车门里跳出来，扑入水中，才合力将小夏救上了岸。这一年，达娃次仁被评为拉萨市优秀共青团员、拉萨市新长征突击手。

等爱人嗔怪完了，他也笑了。小两口一个系围巾，一个拿铁锹，各干各的去了。

藏族青年这样拗气，汉族青年也不甘落后。他们干的是移山的事业，可他们中不少人的心上却压着这样那样的山石。机械化队的黄世君便是其中的一个。

黄世君一当知青，就翻过白色的瘟神——雪崩量超过阿尔卑斯山的多尔拉，在蟒蛇搭桥的古老森林里搭起帐篷，参加修筑一条没有修通的墨脱公路。他那时才十九岁，觉得这鸟语花香的亚热带丛林，美得如同亚当的伊甸园。他常去林子里锻炼身体。其实这儿并非伊甸园，而是复杂的国境线。林海深处，老有“嘀嘀嗒”的电键声。知青大队组织砍围林子，每每扑空。有人怀疑知青内部有问题，于是抓“新动向”。这时黄世君照常去林子踢腿冲拳，被圈在“新动向”范围哩。一九七七年下半

年，终因“特嫌”锒铛入狱。审呀查呀，只有影子没有证据，稀里糊涂关了半年又放出来。人放了，嫌疑照“嫌”。这一次，背着包袱上了泥石流工地。一次意外的爆破事故，把他炸上半空中，跌落在温泉附近。左腿骨折，头上还打进几颗小石子，抬往札木医院，几天后才苏醒过来。住院期间，波密公安局传话说，八年前那件小事搞错了。他得知医院给单位下过两次病危通知书没有哭，这下子却热泪纵横起来，“身上的伤哪有心里的伤口痛哟！”

这就是我们的青年筑路工人，他们在艰险面前不皱眉，在死亡面前不眨眼，有的携儿带女筑四化之路，有的背着沉重的山石也咬牙关流血流汗，移山填海……这就是我们的高原上的青年筑路工人，正是他们，用铁肩和脊梁，筑成铜墙铁壁，使滚滚而来的泥石流不得不望而却步。泥石流冲下十三万方土石，他们仅用六十七天的时间，挖掘土石方也刚好是十三万方。泥石流有什么了不起？它不是在英雄的青年群体面前乖乖地被降服了吗？

## 二、他们倒下了，但是他们的献身精神如同洁白的雪山永远屹立在人们心上

一九八五年冬天一个严霜盖地的清晨，藏族女工桑曲珍将一把绿莹莹的梳子折为两半，在圆圆的镜子前梳妆打扮起来。她梳理着波浪式的烫发，拉

拉藏青色的裤缝，掸掸红布鞋上的灰尘，穿上红色羽绒衣，戴上耳环和闪光的黄珠项链。打扮完了，摸起铁锹，哼着酒歌出了门。

“哟，桑曲珍，打扮得好漂亮，找对象去呀？”顽皮的小伙子们盯上她了。

“怎么，上工地就不能梳头吗？对象，早有啦，还用得着你们操闲心吗？”桑曲珍大大咧咧，脸不改色心不跳。

“桑曲珍有对象啰，有吗！”小伙子们一听，都围上前去，非把她的对象“找”出来不可。

“我的对象呀，是个标标致致的，有文化有技术的汉族小伙子！”她扫了周围一眼，又高傲地昂起了头。

大家都知道她虽然二十二岁了，却一直没有找对象，今天听她这么一说，又有点将信将疑起来。

“干嘛要找个汉族小伙子呀？”

“这叫优生学！”说完，她自己抿嘴先笑了。

姑娘不光爱打扮，她首先还是一把劳动好手。十八岁她就参加了墨脱公路筑路队伍，当过筑路工、炊事员，雪里水里滚过，还当过女炮手，炮火硝烟中闯过。她一米七〇的个子，是羽毛球队员，还是篮球队长呢。桑曲珍是同伴们送给她的昵称，她的全名叫索朗曲珍。

工地上，她和伙伴们干得正欢。她是二分队的炮工组长，撬危石，点导火索，补炮，搬石头，累得满头是汗。可是一到休息时间，她却忘不了从衣